



梅林春晓

◎孙镜福

西施故里寻芳踪

◎钱泽麟

众所周知,我国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四大美人:“西施浣纱鱼沉水,昭君出塞雁落沙,貂蝉拜月致月隐,贵妃醉酒羞落花。”西施,原名施夷光,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,苎萝有东西二村,夷光居西村,故名西施,也叫西子,意思是西村姓施的女孩子。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春节前夕,笔者专程来到西施故里苎萝村寻觅芳踪。

唐咸通年间,女诗人鱼玄机吟诵出那首传诵千古的《浣纱庙》:“吴越相谋计策多,浣纱神女已相和。一双笑靥才回面,十万精兵尽倒戈。范蠡功成身隐遁,伍胥谏死国消磨。只今诸暨长江畔,空有青山号苎萝。”

这首七律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,与西施相关的诸暨、苎萝山、浣纱女、浣纱庙、范蠡、伍子胥,当年的历史人物及地理环境大多出现了。

进入西施故里苎萝村,一问是苎萝东村,知道这里是东施效颦的村落,即向西边走去。前面就是浣纱江,原名叫若耶溪。顾名思义,这条江溪就是当年西施浣纱的河流。果然,过浮桥时抬头一看,一块巨大方石上,上镌古朴苍褐的“浣纱”二字,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笔。

过桥后,须攀登二三十级台阶,就到了苎萝山下。目视此山仅约20多米高,因为出了个美女西施,才成为古越名山。

整个东南山坡几乎被西施殿景区占驻。这里曾是浣纱庙、西子祠旧址。明崇祯年间,诸暨张姓知县(丹阳人)对西施推崇备至,“怜然乎其旧里之萧萧”“为之辟其芜,新其址,峦之石台一座,麓之庐舍三楹,使千载忠魂有所栖止。”

明代,西子祠曾具相当规模,此后屡兴屡废。清道光二十二年重修。民国时再修建。现在的西施殿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建,1990年落成。笔者转了一大圈,看到景区由门楼、西施殿、夷

光阁、古越台、郑旦亭、碑廊、红粉池、沉鱼池、先贤阁、苎萝亭等景点构成。说实在话,我并不感到是现代建筑。

听讲解员说,西施殿景区在重修过程中,还从民间征集了12000余件从老式民居上拆下来的古建筑构件材料。其中,包括梁柱、砖瓦、木雕、擎枋、斗拱、雀替、雕花门窗等。

这些砖、木、石构件雕刻精美,工艺水平高超,大大增强了西施殿的历史文化内涵及观赏价值,让游人看上去极具浓厚的古典风味和地方特色。

山门有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“苎萝山”石碑。山上建有西施碑廊,展示着有关西施事迹的图片及30多块诗文、绘画碑刻。有历代诗人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、刘禹锡等歌咏西施的诗篇,有历代画家所绘的西施像。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西施身赴国难的生平,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观。

“红粉池”石碑下的一湾荷花水塘,当是西施在此以水为镜梳妆打扮之处。旁边的“古越台”中有越王勾践,及谋臣文种、范蠡雕像。寓意历史就像大舞台,你方唱罢我登台。也有让勾践临水照镜之意吧。

西施殿当然以美艳的西施雕像为主体。红底门楣上黑字醒目:“绝代佳人”。西施桃花粉面,天香国色,发髻美飒,身穿绿衣、素裙、红披肩,飘飘然似仙女下凡。横幅书题“荷花神女”四大金字。

虽然倾国倾城貌,却柳眉微锁,若有所思,毫无笑意。你是否听到“红颜祸水”的闲言片语?不用自责,有唐代罗隐的《西施》为你解脱:“家国兴亡自有时,吴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倾吴国,越国亡来又是谁?”

夷光阁牌坊正中“夷光阁”三字,是辑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制作,笔势飘逸洒脱、神采飞扬。正中的抱柱联上是黑底金字的对联:“响

屐廊不存,香魂归梓里;浣纱石依旧,倩影自在周遭。”此阁此联、此情此景,真让人感觉到2500多年前的天下第一美女虽然早已离去了,但西施文化在故里的影响却无处不在。

公元前494年,越国国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,率兵北上,与吴国在今天的江苏太湖地区交战,大败而逃。吴王夫差追到越国都城(今绍兴)。勾践为了活命,携带夫人给夫差当奴做马。后来,竟然想到利用美人计,把美女西施和郑旦献给夫差。他自己卧薪尝胆,励精图治,终灭吴雪耻。

李白感慨姝妍绝世、智勇双全的西施之美,挥笔淋漓《西施》诗:“西施越溪女,出自苎萝山。秀色掩今古,荷花羞玉颜。浣纱弄碧水,自与清波闲。皓齿信难开,沉吟碧云间。勾践征绝艳,扬蛾入吴关。提携馆娃宫,杳渺讵可攀。一破夫差国,千秋竟不还。”

西施的人生轨迹戛然而止,史书再无记载,似乎灰飞烟灭。

那么,西施后来去哪里了呢?只能猜想了。

民间主要有两种传说:一是勾践欲把西施收入后宫,西施不从,造成被沉江的结局;二是范蠡携美泛舟五湖,浪迹天涯了。为什么范蠡高官不做而要与西施私奔呢?因为范蠡曾劝文种大夫远走高飞时说过:“我们这个君王,只能共患难,不能共富贵啊!”可惜当时文种不信,结果后来被勾践赐死。文种死前醒悟直呼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;敌国破,谋臣亡!”可惜悔之晚矣。

昔日的云烟早已消散,两千多年来无人能够砸碎红颜薄命的枷锁。而刹那芳华的西施历尽坎坷,却做到冰清玉洁,出污泥而不染!

我相信魂归故里之说。如果夏荷盛开时,说不定能看到“荷花神女”从苎萝山上下来,到若耶溪浣纱呢。

年的概念

◎王海波

心窗
片羽

带了几样菜到老石家,没几天过年,年味越来越浓。我们五个家庭轮流转,今年轮到老石家。

老石开门,院内整洁,靠河边是一段矮墙,摆放花草,空气特别好。河边还有一间书房,临河落地玻璃窗,明丽而洁净,能望见河面上泛起细细的波纹。

书房南边有块小空地,老石自种蔬菜,现吃现挖,绿油油的。五个家庭三个男的不抽烟、不喝酒,只有我陪老石,他巴不得我天天来。有一次酒多了,便泼墨挥就:老夫唯喜烟酒茶。他挂在墙上,以后再写,无此效果。

我问老石,快过年了,怎么还锅不动瓢不响的?老石说,准备了些,今年就我们两家聚了。我愕然。问之,一家去海南,一家去安徽,都是去孩子那儿,还有一家要陪老人,提前跟老石打了招呼。老石的口气无奈,说孩子小的时候要带孩子,孩子大了却由不得我们,到了这个年龄,老的小的管在手上,放不了,这一路走来,想想丢失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

也是的,包括这个传统的节日过年,似乎也渐渐淡了,曾经是人们一年中最盼望的时刻,家人团聚、亲友相聚、互赠祝福、共庆佳节,多么美好!这些年,人们似乎关注外在的物质享受,忙于追逐事业的成功和个人的利益,过年的繁琐礼仪和传统习俗与现代社会的高速节奏格格不入,感到疏远和无趣。我们小时候无论家境贫富,都在家中忙年夜饭,现在都到饭店订餐,不早订还订不到,年夜饭成了一顿头疼的盛宴。拜年变得越来越浮于形式,人们更愿意选择去旅游或是购物,寻求一种新的刺激和满足感。

老石见我低头不语,便说,想什么呢?如今的日子不比从前了,哪像我们当初盼过年,穿新衣、新鞋,早早起来放鞭炮,那种无忧、兴奋、快乐消失了。过年真的不再是一种向往,而是一种形式,那时过年缺的是年货,不缺年味,而今过年不缺年货,缺的是年味,过年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。

其实过年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,更是一个传统的文化符号,它承载了丰厚的历史和智慧,是民族的精神财富。在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当下,过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庭的情感表达,这种文化已深根我们心中,永远不会失去。

老石把菜单报给我听,我说既然就两家,越简单越好,不过,酒要喝好。他笑笑,那肯定的。我们五个男的是发小,一起玩、一起上学、一起长大,工作后,每年过年都在一起,信誓旦旦说走不动了就不聚了。生活被谈得来的人和事填满,就是最大的快乐。大家在一起,说说一年来的所遇,互劝互勉,在每一个无法重来的日子里,不自负、不自卑,珍藏记忆,无畏向前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父亲在世说的话,有钱时时节,无钱节也闲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过年确实是值得期待的节日,光阴荏苒,日月如梭,时代在变,一切在变,我们未必非得像过去那样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过,不在别人心里修行自己,也不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,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都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新生活,使生活充满趣味、幸福和理想。但我们也不能遗忘过年这个传统,以及过年的习俗和仪式,毕竟那是民族的灵魂,是我们的归属和根基,也是后代必须了解和珍惜的文化遗产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庸人自扰,对于过年要想那么多无聊的话题干吗?也许我们身后过年又会回到传统的轨道上,这颗种子何日发芽,会长成什么样的树,抑或开出什么样的花,对我已不重要了,我只是觉得,年近了又远了。